



危机爆发后，以增强竞争力为幌子的  
贸易保护主义幽灵重现；  
贸易保护主义真能增强国家竞争力吗？

POP  
INTERNATIONALISM

# 流行的国际主义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著  
张兆杰 等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行的国际主义 / (美) 克鲁格曼著; 张兆杰, 张曦, 钟凯峰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5

书名原文: Pop Internationalism

ISBN 978-7-5086-1980-4

I. 流… II. ①克… ②张… ③张… ④钟… III. 国际贸易—研究—世界 IV. F7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9013 号

Pop Internationalism by Paul Krugman

Copyright 1996 by Paul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流行的国际主义**

LIUXING DE GUOJI ZHUYI

**著 者:**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译 者:** 张兆杰 张 曦 钟凯峰

**统 校:** 张兆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718

**书 号:** ISBN 978-7-5086-1980-4/F·195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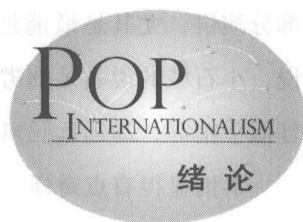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12月的某一天，当我在小石城听约翰·斯卡利演讲的时候，我顿悟了。

我的顿悟和演讲者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卡利当时是苹果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谈论数字化未来时旁征博引的演讲而闻名，这些演讲不仅使他获得了“技术幻想主义者”的称号，也使他有望成为新当选总统克林顿最受欢迎的商界领导人。因此，在克林顿的领导班子即将上任前，他们在小石城举行了一次经济峰会。会上，首先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致开幕词，然后由斯卡利介绍全球经济的新情况。他将世界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形：同企业一样，各个国家也激烈地争夺全球市场。他的演讲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连克林顿也颌首赞同。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自认为对国际贸易有所研究。我觉得斯卡利的话有点不知所云（史蒂文·列维在关于 Macintosh 计算机的《疯狂的伟大》一书中也暗示，计算机界的许多人士赞同这种技术前景，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并非只有斯卡利持这种误解。虽然在那次会议上一些了解情况、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也做了演讲，但大

部分演讲，尤其是最能迎合听众和政府的演讲，不是他们做的。也就是说，小石城的说教是拙劣地模仿国际经济学，它虽然听起来引人入胜，而且似乎精辟，却远远脱离了事实。

事情显得有点奇怪。这里仿佛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宣称会议聚集了世界闻名的人类心理学权威，站在讲台上做重要发言的是约翰·布雷萧，他正在告诉我如何与我的内心世界沟通。

当我思索这种现象时才发现，伪经济学在小石城流行绝非偶然。设想你是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没有学过经济学，想了解时事，亦即你是那类收看“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McNeil-Lehrer Newshour），阅读《大西洋月刊》或《纽约书评》的人，你想专门研究国际上发生的经济事件。你会读哪些书呢？本书第5章列出了最近出版的7本书，第一本是莱斯特·瑟罗影响深远的《世纪之争》。这些书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对世界的看法大致与斯卡利一样，把国际贸易看成国家间“非赢即输”（瑟罗语）的竞争；第二，书中很少或没有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最基本的内容（例如，瑟罗的书在索引中根本没有“比较优势”这个词条）。

换言之，在公共演讲中，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国际经济冥思苦想、孜孜以求、历尽千辛万苦——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的《贸易平衡论》——才学到的所有知识竟被斥之门外，代之以圆滑的、华而不实的说法。它们迎合了那些不做艰苦、细致的思考，又想表现得深思熟虑的人。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在公开的讨论中逐渐占了上风，一个不读教科书而想了解世界贸易的人，可能从来不会意识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观点。

在讨论世界贸易时，严肃的讨论被我所说的“流行的国际主义”所取代是谁之错呢？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的本能所致：懒得动脑

筋，即使那些明智、深刻的人也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影响总的说来在下降：一代人之前，这个职业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们推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随着宏观经济学分崩离析成争吵不休的许多流派，经济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另外，我们不应该忽视编辑的作用，他们通常唯流行国际主义者马首是瞻，而对那些能看懂国民账户、知道贸易收支也是储蓄和投资之差的人的深奥思想不屑一顾。事实上，很多著名的编辑自己就是流行国际主义者，如《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美国展望》的罗伯特·库特纳。他们有意以自己的刊物为讲台，进行讨伐知识分子的活动。

对于流行国际主义的兴起，国际经济学家肯定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与广大公众沟通。对于那些想了解世界经济的聪明的美国人，你会告诉他们读哪些书呢？虽然有几本不错的教材，但趣味性不强。也有些一流的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的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写专栏文章，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在电视上露面。然而，专栏文章或者短文——且不说在电视上露面3分钟——并不适于阐述国际经济深奥的思想，因为国际经济中的任何一件事，都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其他事物。不管怎么说，在小石城过完主显节后，我终于明白，大多数撰写普及读物的经济学家都高估了公众的理解力。例如，他们设想读者肯定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在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还拥有大量贸易盈余，在会计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未能与那些容易被貌似权威的人说服并且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保持联系。（据可靠消息，一位著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在谈及自己的职业时称：“幸好经济学家不会写作。”）

因此，当我离开小石城时，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连国际贸易最简

单、最基本的真理也已被逐出公开讨论。在此后几星期美国经济学会举行的会议上，我提到了这个新的认识，那次演讲收入了本书第8章。可惜我选错了听众，事实上，一名记者甚至将那次演讲获得的好评视为经济学家愚蠢和心胸狭窄的表现。在接受《纽约书评》的邀请，评论劳拉·丹德烈亚·泰森的《鹿死谁手？》一书时，我又一次试图表示我的担忧；在该评论中，除了溢美之词，我也提出要警惕把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复杂的修订，与无知地摒弃任何系统的分析混为一谈的危险。然而，编辑拒绝发表这篇评论，告诉我：“你是在批评某位非常著名的人士。”（本书第7章是那篇未发表的评论，未予改动。）

后来我才意识到：只有采用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才能有效地反驳流行国际主义。我必须为非经济学家写一些清晰、有力甚至趣味横生的文章，否则就无人肯读。这些文章不能有一点点经济学专业术语，因为它的读者是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对经济学非常了解而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人。这些文章要完全自成体系，我必须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奢望读者掌握任何基础知识，也不迎合我这一行的权威。最后，文章的观点必须正确，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分析。

假使我能写出这些文章，又该在哪里发表呢？1993年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外交》杂志的执行编辑邀请我对当时争论激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写篇文章（见本书第10章）。我建议写两篇：一篇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一篇关于竞争力。大约与此同时，《科学美国人》\* 请我就国际贸易写篇文章；不久，《哈佛商业评论》也向我约稿。从那以后，好事接踵而

---

\*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文版为《环球科学》。——编者注

至。可见，针对大众的严肃的国际经济学读物还是有读者的。

本书收集了我在小石城顿悟后两年内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是以前写的，它们有助于读者理解后来写的文章。

第一组文章代表了我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写作风格的尝试。第1章是为了引起震动，并激怒流行国际主义者。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但也受到了激烈的反攻。尤其是，一些有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对我的批判恼羞成怒，他们的反应恰恰证明了我指责他们所犯的错误击中了要害：对数据粗心大意，基本计算有误。第2章是我对这些批评的反应。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写得较为严肃：罗伯特·劳伦斯和我在《科学美国人》上以一种低调、实事求是的方式讨论了美国的贸易；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我竭尽全力向商界领导人讲解初级经济学。第5章是我在小石城峰会两年后在美国经济学会举行的会议上的发言，我试图阐述为什么坏思想（和人）最后变成了好事。

当然，在我作为高尚的经济学的捍卫者，反对践踏知识的人的时候，似乎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作为经济研究人员，我的声誉主要来自我在发展所谓的“新贸易理论”方面的作用，该理论恰恰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流行的传统理论范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挑战。打个比方，我的处境非常像进化论者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他的学术声誉源自他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该理论认为，进化过程是偶然爆发的，而不是以恒定的速度进行的。从进化论领域的标准看，古尔德是一名极端主义者；但当他开始写大众普及读物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担当起捍卫进化论的基本真理、反对神创论者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二篇，我竭力说明如何才能既倒掉知识的洗澡水，同时又

保留婴儿。这些文章比第一篇的文章略难一些，部分原因是这些文章写得较早，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为了让读者明白我的观点，需要改变写作风格。不过，我还是将这部分内容囊括进来，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读者看看我以前的风格。第6章是为《科学》杂志写的文章，当时我仍然认为流行国际主义者可能对严肃的思想感兴趣。第7章是我对劳拉·泰森的书所写的负面评论，写这篇文章时，我幻想《纽约书评》的编辑会敬重我的知识传统。第8章是小石城峰会后不久我在美国经济学会会议上的演讲。

正当我对流行国际主义发起攻击的时候，该教条关注的目标发生了显著的转移。1992年，流行国际主义者顽固地认为各工业强国之间存在竞争。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争论逐渐集中于讨论低工资国家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9章是1993年3月我在墨西哥城所做的演讲，我认为那次演讲表明，我在贸易政治以及关于对普遍看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第10章最初发表于《外交》杂志，我试图冷静、实事求是地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哪些影响。第11章试图拓宽讨论范围，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有关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些轻率的假设。

由于我所写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穿一个谬误，即我们的经济命运系于某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有必要说明我对实际情况的看法。简言之，我的回答是：真正重要的是技术变革，而非全球竞争。本书第四篇的文章代表了两种观点，其目的也是迫使人们克服惰性、深入思考。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斯卡利，他使我努力尝试用一种新方法与交流经济学思想，大胆地探索经济学家以前很少涉足的领域。我不知道在过去几年中有多少人被我说服了，但我至少已经告诉世人：流行国际主义并非全部。另外，我想我也同时证明了经济学家也会写作。



## 绪 论 / V

### I 零和世界? 1

---

- 1 竞争力：危险的偏执 / 3
- 2 证明我的观点 / 22
- 3 贸易、工作和工资（与罗伯特·劳伦斯合写） / 30
- 4 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 / 42
- 5 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 / 60

### II 好的和坏的经济理论 75

---

- 6 美国竞争力的神话和现实 / 77
- 7 经济外交往来  
——评劳拉·泰森的《鹿死谁手？》 / 92
- 8 大学生应该懂得哪些贸易知识？ / 104



**III 新兴世界 113**

---

**9 挑战传统认识 / 115**

**10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人不安的真相 /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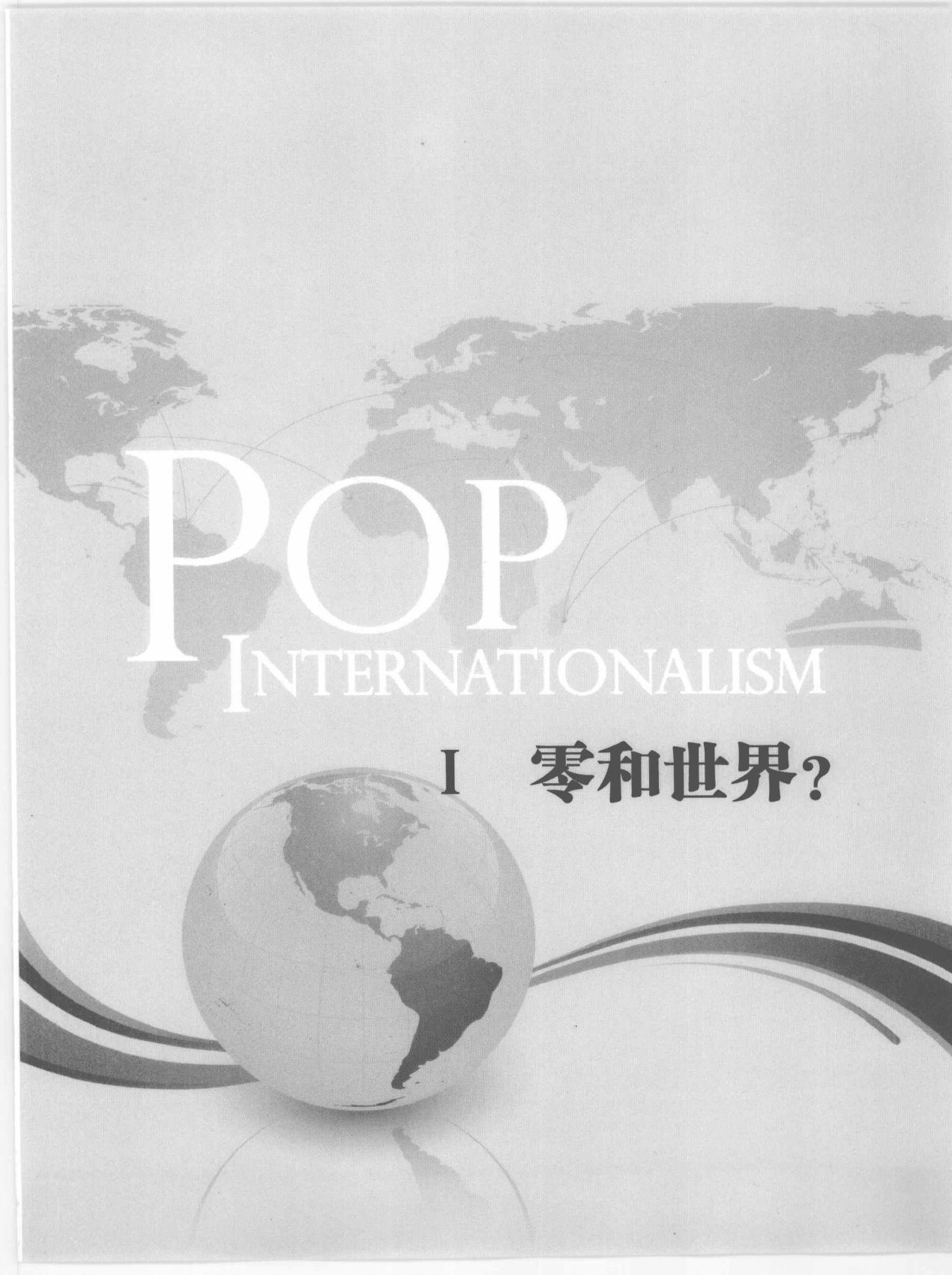
**11 亚洲奇迹的神话 / 149**

**IV 技术和社会 169**

---

**12 技术的报复 / 171**

**13 世界经济的本地化 / 183**



# POP INTERNATIONALISM

## I 零和世界？







## 错误的假说

1993年6月，欧共体各成员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聚会。会上，雅克·德洛尔就欧洲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发表了一个特殊的演讲。研究欧洲形势的经济学家非常想知道，作为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会说些什么。对于欧洲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欧洲人精心设计的福利国家征收重税、管制经济，使得雇主不愿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失业救济却相对比较慷慨，使工人不愿接受低薪工作，而美国正是靠这些低薪工作才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尽管德国的重新统一给欧洲造成了重创，但欧洲仍尽力维持欧洲货币体系，由此造成的金融困难进一步恶化了这个结构性问题。

尽管这种判断很有说服力，却会在政治上引起骚乱，因此，人人翘首

---

\* 本文经《外交》杂志（1994年3月/4月号，第28~44页）许可重新发表。版权归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有（© 1994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以待，想看看德洛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敢告诉欧洲的领导人，他们追求经济公平的努力无意中产生了失业这个副产品吗？他会承认只有以衰退为代价才能维持欧洲货币体系，并直面这种做法对欧洲货币联盟造成的后果吗？

你猜德洛尔说了些什么？他没有讨论福利国家或欧洲货币体系的问题，而是解释说，欧洲失业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与美日相比欧洲缺乏竞争力，因此，解决的途径就是大规模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开发高技术。

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逃避，但并不奇怪。毕竟，关于竞争力的华而不实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每个国家也“像一个大公司一样，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克林顿语）已在全世界一些舆论领袖的演讲中司空见惯。那些自以为对这个问题已经深思熟虑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都是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问题；美日之间犹如可口可乐公司与百事可乐公司一样，也是竞争对手。他们没有发觉，任何人都可以严正质疑这一看法。每隔几个月就有一本新的畅销书警告美国人：在 21 世纪的“比赛”中失利，会带来严重的后果。<sup>1</sup>许多鼓吹竞争力的团体、“地理经济学家”和管理贸易理论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华盛顿涌现，其中许多人分析美国问题的套路与德洛尔分析欧洲问题如出一辙。他们现在却成了克林顿政府的高官，负责制定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因此，德洛尔使用的是一种不仅方便，而且是他自己和大西洋两岸的广大听众都感到舒服的语言。

不幸的是，根据他的分析来解决困扰欧洲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美国类似的分析也是错误的。一国的经济财富主要取决于它能否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取胜，这种看法不过是个假说，并不一定正确。从实际情

况看，这个假说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论如何在经济方面也不是相互竞争的；或者说，它们所有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不能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的失败。最发达的国家越来越偏执于国际竞争力，但不应该把这种偏执看做有根据的担心，而应该把它视为尽管不利的证据多如牛毛、人们却仍然相信的一种观点。而且，人们显然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例如一些人非常明显地倾向于只肯马马虎虎、漏洞百出地做一点计算，然后就借竞争力的教条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本文主要阐述了三部分内容。首先，本文证明，从实际情况看，对竞争力的担心几乎是毫无根据的。其次，解释了为什么将经济问题看做一个国际竞争的问题竟对许多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最后，阐述了偏执于竞争力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会干扰国内政策的制定，并威胁到国际经济体系。当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最后一个问题是最严重的。从竞争力的角度思考问题，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在一系列问题上制定错误的经济政策，包括国内问题和国外问题，也包括医疗保健和贸易。

## 愚蠢的竞争

大多数人使用“竞争力”一词时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将国家比做公司，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从理论上讲，美国是否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与通用汽车公司是否在北美小型货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是一样的。

然而，事实上，定义国家的竞争力比定义公司的竞争力困难得多。一个公司的底线就是破产：如果一个公司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向供货商采

购的费用和债权人的本息，它就面临着破产。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公司没有竞争力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它的市场地位是不可持续的；或者说，如果不改善绩效，它就难以存续。而国家却不会破产。国家可能对其经济绩效感到满意或不满意，但没有一个确定的底线。因此，国家竞争力的概念令人难以捉摸。

你也许天真地以为一个国家的底线就是该国的贸易平衡，可以用一国的净出口能力测度其竞争力的大小。然而，不论是根据理论，还是在实际生活中，贸易盈余都可能是国力衰弱的迹象，贸易逆差才是国力强盛的表现。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投资者不愿再向墨西哥贷款，为了偿还外债的利息，墨西哥被迫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90 年代以后，国际投资者恢复了对墨西哥的信心，重新开始注入大量资金，使得墨西哥又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你能说墨西哥在债务危机时代非常富有竞争力吗？或者说 1990 年以后发生的情况表明墨西哥丧失了竞争力吗？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作者试图将竞争力定义为：竞争力不仅指优良的贸易绩效，还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中最流行的竞争力的定义，类似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在《鹿死谁手？》中阐述的定义：竞争力“是我们生产经得起国际竞争检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我国公民享有不断提高、可持续的生活水平”。这听起来合情合理，然而，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考虑一下你的想法是否符合事实，就会发现，这个定义远不如初看起来那么正确。

设想对一个很少进行国际贸易的经济实体（如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来说，这个定义的含义是什么。这样的国家，只要校正汇率，就可以维持贸易平衡。但是，由于贸易在经济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汇率的变化对